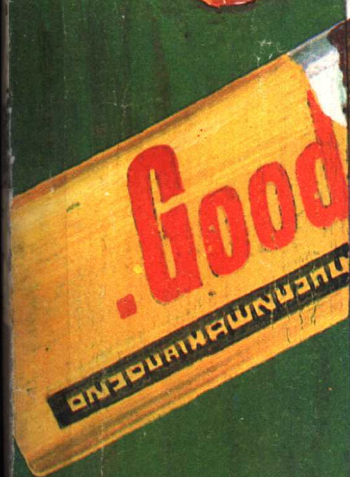


少年侦破故事系列丛书

一块剧毒巧克力

〔瑞典〕阿思特里德·林德格伦著

朱疆源 滕守尧 译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辽新登字5号

Kalle Blomquist Lebt gefährlich Von

Astrid Lindgren

Copyright, Ver Lag Friedrich Oetinger

Hamburg 1976.

(根据汉堡弗里德里希·奥伊丁格出版社,

1976年德文版本译出)

一块剧毒巧克力

YIKUAI IUDU QIAOKELI

【瑞典】阿思德里德·林德格伦 著

朱疆源 滕守尧 译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文字编辑 康云生 美术编辑 刘丽菲

封面设计 戚永昌 责任校对 王蕊

朝阳新华印刷厂分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5³/₄ 字数130,000

1992年11月第1版

1992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7—5315—1451—6/I·225 定价: 2.50元

作者简介：

瑞典女作家阿思特里德·林德格伦是国际安徒生奖获得者（儿童文学中的诺贝尔文学奖）。也是当代世界上著名的青少年侦探小说家，所著青少年侦探小说十几部，均被译成多国文字，本书是其中最著名的一部，并被许多国家拍成电影、电视连续剧。

德国汉堡著名的《时代杂志》曾这样评论说：“当今时代能创造出文学奇迹的人为数已经很少了，瑞典女作家阿思特里德·林德格伦便是其中的一个，她的青少年作品充满如此纯真、迷人的诗意，这在她同时代的长篇小说中是极为罕见的。”

“你再也不能这样庸庸碌碌的了。”安弟斯说：“你一天到晚总是躺在这里，想啊想啊的，这该多没劲儿啊！”

但卡尔可不是那种庸庸碌碌的人。一听到伙伴这样指责他，便一骨碌从草地上爬了起来。他那两只大眼睛忽闪忽闪地瞪着篱笆边的两个小伙伴，好像受了多大委屈似的。

“我的亲爱的小卡尔。”劳特·艾娃说，“好多天来，你总是躺在这棵大梨树下一动也不动，两只眼睛出神地望着天空，苦思冥想，这样下去你的后背都会生疮的，再说，今年这个暑假，你也不能每天都躺在这里啊！”

“可我并没有一天到晚地躺着！”卡尔恼怒地反驳说。

“别这样说，艾娃，这样说太有点夸张了。”安弟斯说，“可想想吧，刚刚进入六月的第一个星期天，本城里赫赫有名的大侦探卡尔，就不止一次地躺在这棵大梨树下发呆，一整天都不出去侦探，这下该把那些杀人犯和盗贼乐坏了，他们可要随心所欲地大干一场了。”

“可不是吗”，艾娃接着说，“入夏刚第一天，那些盗贼和杀人犯就碰上了这样的好日子。”

“他们敢，看我不剥他们的皮。”卡尔咕哝着说。

“我们何尝不想剥他们的皮，”安弟斯说，“可我们不想撇下你，让你一个人留在这儿。我看你还是赶快行动吧！你只要一个钟头不出马，那些杀人犯和盗贼就会肆无忌惮地出来作案了。”

“他们作不了案的”艾娃风趣地说，“有我们这个保姆在，婴儿就不会把屎拉在被子里。”

卡尔叹了一口气。这真不成体统，把一个堂堂的大侦探，比成一个保姆，这也太不尊重卡尔的所作所为了。难道他们不知道，就在去年夏天，凭他卡尔一个人之力，就帮助警察擒获了三个盗窃珠宝店的小偷。不错，在擒贼时，安弟斯和艾娃也出了一些力气，可真正机智地侦察到盗贼踪迹的人，却是他卡尔。这一点谁也否认不了。

当时，不管是安弟斯，还是艾娃，都对卡尔的能力心服口服，都承认他是一个真正的大侦探。可现在呢？他们却嘲弄起他来了。就好像以前那些事根本没发生过似的。就好像那次抓的不是三个贼，而是一场游戏。现在就好像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呆子，一天到晚躺在大树下面做白日梦。

“去年夏天你们敢这样数落我吗？”卡尔“呸”地向草地上吐了一口唾沫，“去年夏天，那伙贼被擒住的时候，有谁敢像你们这样数落我大侦探卡尔。”

“可现在也没有人数落你啊？”安弟斯奇怪地说，“这都是你自己心里想出来的。你放心吧！谁也不敢数落你的。这么说吧，我们这个城市已经立在这1200多年了，可这1200年中，这儿却从来就没有一个人能像你卡尔那样，干净利落擒获了三个盗珠宝的贼。可你也不想想，自那之后一年过

去了，这期间你总是时不时地躺在这棵大梨树下，思考什么侦探学问题。别再这样下去了，卡尔，你的小放大镜说不定再也没有什么用了，因为有你在，谁还敢出来犯罪？”

“你别着急啊！还不到时候。”艾娃接嘴说，“那些流氓、盗贼可会瞅时候了，时候一到，他们就会出来，就是煮肉丸子还得等好几个时辰呢！”

“我没有口福，等不及吃肉丸子了”，安弟斯说，“可你们知道，红玫瑰兵团今天却向我们下了战书，”他一边说着，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纸，“这是白克刚才送过来的，你们读读吧！”

卡尔接过那张纸，大声地读了起来：

“开战，开战，战争即在眼前！”

白玫瑰兵团的坏头头听着，

我们得到消息说，在全瑞典的农民养的猪中，没有一头像白玫瑰兵团的头头那样又懒又笨。就在昨天，这个人类的滓渣，在大市场上遇到了我们红玫瑰兵团的高尚而有教养的头头，他不仅不赶快让路，反而‘猪’胆包天地把我们尊敬而高贵的头头推了一个马趴，致使双方发生了冲突。我们再也无法忍受这种耻辱，我们决定向你们宣战。我们要用你们的血来洗清耻辱。

红玫瑰与白玫瑰之间的战斗就要打响了，千千万万个战士就要冒死走上沙场，死亡之夜来临了。

高尚的红玫瑰兵团司令：

西克图斯

“今天夜里战斗就要打响，”安弟斯说，“我们现在就给他们写应战书，卡尔，你参加不参加？”

卡尔咧开嘴，高兴地笑了。中断了一年之久的“红白玫瑰战争”现在又开始了，这种有意思的事可不是随便就可以拒绝的。这场战争一定会使今年暑假又紧张又丰富。不然的话，这暑假可就太单调乏味了。那些老一套的东西已经使卡尔厌了。什么自行车越野、游泳、爬山、摘酸果、帮爸爸照料杂货铺、在河边钓鱼，在艾娃家的花园里做游戏。这一切卡尔都感到厌倦了，唉！这样下去，暑假显得太长了。

是的，暑假是很长，可要是是件有意思的事干干，它就不显得长了。那些大人们可真好，整整给我们10个星期的时间过暑假。想想吧！10个星期，整天在太阳地里跑来跑去地冲啊，杀啊。再也用不着去绞尽脑汁背诵什么是30年玫瑰战争了，①还是让我们自己投入“30年玫瑰战争”吧，这样才更意思些。

“你问我参加不参加？真是活见鬼，这还用问吗？”卡尔着急地说。

“那好吧，我现在决定，由我自己先去作一番战前侦察，探探敌人的虚实。”安弟斯说。

“我同意，”艾娃大声说，“战斗应在半小时之后打

① 在英国历史上，兰开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之间，为了争夺王位，不断发生战争。双方各佩有标记：红玫瑰代表兰开斯特家族，白玫瑰代表约克家族。这场红、白玫瑰战争从1455年一直打到1485年，历时30年。

响，在这之前我还得先回家去磨刀。”

这话听上去多么
疹人，多么可怕。可
安弟斯和卡尔听了，
却若无其事地点了点
头。是的，艾娃虽然
是个女孩子，可她现在
已经是个战士了，
对她的一言一行都应
该信赖才是。他们知
道，艾娃要去磨的



刀，只不过是面包师傅李沙德——艾娃的爸爸，用来切面包的刀。因为艾娃今天一早就答应过爸爸，在她出去玩之前一定要把刀磨好。要知道，在这大热的七月天，站在太阳底下，转动那块大磨刀石可不是一件什么舒服的事。可是当你偶然一想到，在30年玫瑰战争中，人们经常就是这样磨刀上战场的，上战场后，还得用这刀杀人，你顿时就不觉得热了。也许会觉得浑身冒凉气呢！

“千千万万个战士就要冒死上沙场，死亡之夜来临了。”艾娃一边磨刀，一边嘴里咕咕啾啾背颂着，额头上的汗珠正扑扑地落到地上。

“你在说些什么？”艾娃的爸爸李沙德惊奇地问道，一边问一边走过来向磨刀石瞅了一眼。

“没说什么”艾娃漫不经心地说。

“我明明听见你在说什么，”面包师一边说，一边用大

拇指试试艾娃磨的刀，“好了，你可以走了。”

艾娃一路小跑，来到了她们家和卡尔家的篱笆边，一弯腰便从一个孔洞里“出溜”钻了过去。这个孔洞是卡尔和艾娃故意抽去了一块木板而弄成的。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卡尔和艾娃在，就得有这么一个洞，他们之间的来往，太需要这个洞了。

记得有一次晚饭后，面包师傅李沙德和杂货铺老板卡尔的爸爸布洛姆奎斯特都坐在这个院子里乘凉，双方都不由自主地注意到这个洞。杂货铺老板是个爱整洁的人，他建议说：“听着，我的好邻居，我们该把这个篱笆收拾一下了，这样看上去还顺眼些。”但艾娃的爸爸李沙德却说：“不着急，等孩子们长得大一些，他们再钻时这个洞可就要把他们夹住了，那个时候也用不着修了。”

艾娃找到卡尔不久，就听到街上传来了一声口哨。这是安弟斯，白玫瑰兵团的司令，侦察回来了。

“他们现在正聚集在红玫瑰兵团司令部里，”安弟斯喊道，“勇往直前，去争取胜利！”

刚才，当艾娃回家磨刀，安弟斯前去侦察时，卡尔又回到了那棵大梨树下，他利用这红白玫瑰战争爆发前的短暂休息时间，作了一次重要的谈话。是的，这是一次重要的谈话，可眼前偏偏又没有一个活人。大侦探卡尔是在同一个假想的人谈话，这是他多年来养成的习惯，而且他总能觉得这个假想人就在他身边。是的，这是一个十分奇妙的人物，也是卡尔的一个忠实的听众，总是对卡尔这位大名鼎鼎的侦探必恭必敬的。要知道，这位大侦探多么值得尊敬，可又多么

可怜地得不到尊敬，尤其是得不到艾娃和安弟斯的尊敬。你看，此时他又来了。他恭恭敬敬地坐在大侦探身旁，倾听着他的每一句话，

“邦特逊先生和李沙德太太，对我们这个地区的犯罪案件的确已失去了兴趣，这太令人遗憾了”大侦探一边忧心忡忡地说着，一边严肃地望了望那位恭敬的听众的眼睛。又说：

“这只是一种暂时的平静，这能使他们丧失了警惕，他们不懂得，越是平静，就越是潜伏着危险。”

“真的吗？”那位恭敬的听众很是吃惊，吃惊得都有点发呆了。“这种平静是虚假的。”大侦探一边苦苦思索一边继续说，“这个平静的小城，这温暖光明的夏日的阳光，这田园般的平静，都是虚假的。用不了一分钟，就能使这一切消失得无影无踪。突然之间那些罪犯们就会把他们的黑影罩在上面！”

那位恭敬的听众吃惊得都有点气喘吁吁了。“卡尔先生，你可真把我吓坏了。”他一边说着，一边恐惧地看了看四周，好像罪犯正躺在一个屋角旁边，伺机扑上来一样。

“你还是看我的吧。”大侦探先生说，“别烦躁，这一切我都了如指掌。”

此时，这位听众再也没有话说了，他只是恭恭敬敬，千恩万谢，他的一连串的感谢的词句被篱笆外面传来的战斗呼唤声打断了。

“冲啊！去争取胜利！”

就像被马蜂蜇了一下，大侦探卡尔“腾”地从地上跳了起来，紧接着“出溜”一下就钻出洞去，如果战友们看见他

仍然在大梨树下躺着，那可多难为情。

“你多保重吧！”他回过头向那位想象中的恭敬的听众喊了一声。与此同时，他自己也似乎感到，这也许是一次长时间的分别。因为在玫瑰战争中，他们将再也没有时间躺在草地上，共同讨论侦探问题了。而这种讨论又是多么有益啊！说实在的，在这个城里追捕罪犯，真是一件快心快意的事。自从上次捉到盗窃犯已经一年过去了。真把人闷得够呛。幸亏有这次玫瑰战争，不然可真不得了。

他的那位恭敬的听众远远地望着他，看上去仍然是一副十分害怕的样子。“你多保重吧！”大侦探卡尔又喊了一声“我这阵子先去服兵役了，但你不要烦躁不安，等着吧！说不定就在今天，某件不可思议的事就会发生呢！”

说不定，这可真是说不定！大侦探一边跑着，一边自言自语地说着。事实上，他此时仍然在关心着本城的安全呢！他跑啊，跑啊，嘴里吹着口哨，一双赤脚飞快地在草地上“啪嗒啪嗒”跳动着，不一会儿便同艾娃和安弟斯会合了，哦！可爱的大侦探，参加战争这件事可不是你的特长哟！

2

“我们这个城不过是一个十字大街。”面包师傅李沙德总是对那些从别的地方来到这个城里参观的人说。面包师傅的这句话一点儿也不错。一条大街再加一条短短的横街，就是这个城里的一切——当然还有一个大的市场。其余还有什么呢，只是一条条纵横交错的小胡同而已。在这些小胡同

里，一色的鹅卵石铺路，走上去高低不平的，可不舒服了。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死胡同或走不通的街——不是通向河边，就是被一幢快要倒塌的房子堵死了，这些老房子都是祖先留下来的，人们不愿意把它们拆掉，这样一来可就影响了本市的市政建设。不可否认，在这个城市的边上，你也可以偶尔见到一两幢现代化的漂亮住房，在这些住房周围都有精心建造的花园。但这种房子毕竟是太少了。大部分人家的花园都同面包师傅家的一样：长满了野草和身上布满了结节的老苹果树、老梨树等等。就是房子，也都和面包师傅家的差不多。这也许是老一辈中某个建筑师的杰作。远远看去，一个个就像大木头箱子上钉着尖尖塔楼和塔尖，真有点说不出的原始之美。

严格地说，这是一座不太美的城市，但却有一种古老宁静的气氛。卡尔、安弟斯和艾娃一行三人正急匆匆地沿着河边小路，向着红玫瑰驻地包抄过去。这些急于投入战斗的战士根本不关心这个城市美与不美。他们唯一知道的是，这里是一个理想的战场，在这些狭窄的起伏不平的胡同里，你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追击者摆脱掉，那些高高矮矮的篱笆，你一个箭步就能跳过去，还有那些棚屋和木头房子，你三下两下就能爬到它的顶上，并且能够在那儿设防，阻击敌人。除此之外，你不论走到哪里，都可以找到藏身的地方。假如一个城市有这么多长处，谁还在乎它美与不美呢？有了这些就已经足够了。你看，太阳正暖烘烘地照着，把小胡同里的鹅卵石路面都晒热了，赤着脚跑在上面，真有一种说不出的舒服劲儿，夏天的暖气一下子便充满了全身。那条从城里穿过的

小河就更有趣了。从河里不时飘出一种轻微的霉味儿，这种味儿同邻近花园里飘出的玫瑰花味道混在一起，吸上一口，别说有多么惬意。更有那些正在街角上开花的杨槐树，为这个城市增添了一份媚气。在卡尔、艾娃和安弟斯的眼里，再也没有比这更理想更美的地方了。

他们每个人都为自己买了二角五分钱的冰棍，边吃边沿着大街向前跑去。

在河的大桥上，迎面走来了巡警布乔克。他走得很慢，制服上的钮扣在太阳底下一闪一闪的。

“喂！您好，布乔克叔叔。”艾娃首先喊道。

“你好。”巡警叔叔回答道，“你好！大侦探！”他几步走了上来，胳膊搭在卡尔的脖子上，亲切地问道，“今天没发现新情况吧！”

卡尔看上去好像很生气。卡尔还记得去年这个时候，正当卡尔追击一个罪犯时，布乔克叔叔正好路过，顺手就把罪犯捉住了。并把功劳算到自己头上。这阵子他又来开玩笑，他的确没有心思听他开这样的臭玩笑。

“没有，今天没有新情况。”安弟斯急忙替卡尔回答说，“所有的盗贼和杀人犯都得到了命令，把他们的犯罪活动推迟到了明天，因为卡尔今天没有工夫对付他们。”

“是的，今天还有更重要的事等着我们呢！我们正要去把红玫瑰们的耳朵剪掉呢！”艾娃插嘴说。她的话使巡警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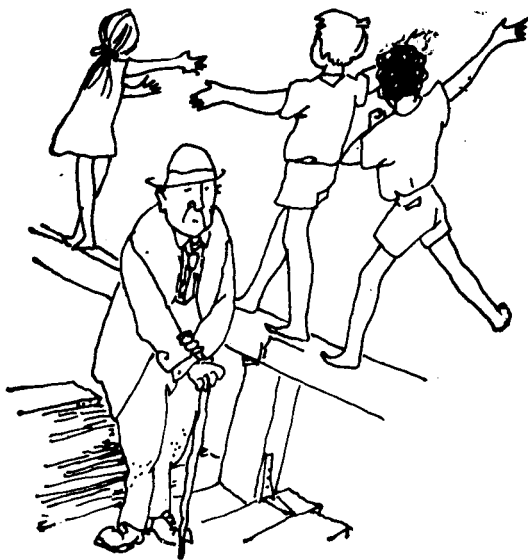
“艾娃，我有时候觉得，你也该学一学女孩子的样子了。”巡警布乔克一边说着，一边有点担忧地看了看这个站

在人行道上的苗条的少女。只见她正弯下腰去，用弯曲的脚趾夹起一个烟头，一抬脚就把它扔到了河里。

“女孩子的样子？哈哈！你还是到电影里去找吧。”艾娃一边说着，一边向布乔克做了个鬼脸，“嘿，布乔克叔叔，对不起，我们现在得赶快跑了。”

巡警布乔克摇了摇头，迈着慢腾腾的步子，继续向前走。

前面要过桥了。对于孩子们来说，过这座桥既是一件特殊的冒险，又是一种享受。当然，成年人在过这座桥时，心里总是像揣着一个小兔子，唯恐不小心，一下掉到桥下面的水里去，因此总是用手扶着桥上的栏杆，一步一步小心地走



到桥的对面。可这些孩子们就不同了，他们过桥时，不愿意把手扶在栏杆上，这倒不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些栏杆不太牢靠，而是因为剪除红玫瑰的耳朵这件事太紧急了，所以他们仍像在地上

那样，一蹦一跳地冲上了桥。按照这儿的惯例，这样做是不允许的，但巡警布乔克叔叔已经走远了，附近连个人影也没有，谁又管得着他们呢。

但话不能说得太死。正当他们觉得可以大胆放心地冲上桥去，享受一下那种颤悠悠的冒险滋味时，从桥对面走来了布鲁克·格伦老汉。这个老汉虽已年过花甲，但城里的人都不怎么尊敬他。当格伦老汉来到孩子们跟前时便站住了。他叹了一口气，以惯常的那种心不在焉的态度说，“乖乖，你们这些孩子，又在闹腾你们的游戏了，是不？”

格伦老人每次遇到这些孩子们时，都是说这句话，从来就没有改变过。而每次他一走过去，孩子们就在背后学着他的样子，把这些话重复一遍。格伦老人本人不知道，孩子们背后已经把他的这句话当成了笑料。每当卡尔踢足球时不小心把球踢到他爸爸的杂货店的橱窗上，或是安弟斯骑自行车时不小心摔倒在地上时，艾娃就学着格伦老人的样子，先是深深地叹一口气，然后说：“乖乖，你们这些孩子，又在闹腾你们的游戏了，是不？”

他们不久便来到桥对面。当然，这次也同以往每次一样，没有人因为不扶栏杆而落到水里。安弟斯小心地望了望四周，唯恐有人看到他们刚才的冒险行为。但这条小街同往常一样，一个人影也看不到。只有桥对面的格伦老人，他渐渐地走远了，那慢腾腾的步态也渐渐模糊了。

“格伦是个十分十分奇怪的人。”卡尔说，“也许是一老，都会变得这么怪吧！”

卡尔接着又说：“这老人也真可怜，你也不想一想，他

住的那是什么地方。简直像马棚一样。他一个人过日子，没有人给他洗衣服，也没有人帮他煮饭。”

“没人洗衣服算什么，”安弟斯接着说，“一个人待着我看也不坏，闲着没有事还可以制作个玩具什么的。”

对于安弟斯来说，要是一个人有一间房子等于是上了天堂。他有好几个妹妹，几个孩子挤在一间房子里，他多么想自己也有一间小房子啊。

“那你要不了一个星期就会变成一个脾气古怪的人。”卡尔说，“我是说，你会变得比现在还古怪，变得像格伦一样古怪。”

“我爸爸从来不可怜这个老格伦。”艾娃接着说，“爸爸说，格伦是个老百分之百。”

不管是安弟斯，还是卡尔，都知道老格伦的这个外号。可艾娃还是要解释：

“爸爸说，老百分之百专门把钱借给那些急着要用钱的人。”

“那还不好吗！这么说，他是个大好人了。”安弟斯故意惊讶地说。

“不，不是那么回事，”艾娃发急了，“是这么回事，你懂不懂……举例说，你现在急需要2毛5分钱，去买一件什么东西……”

“对！去买一根冰棍”卡尔提醒说。

“你可真说到我心坎上了，我这会儿正渴得不行，真想上来一根呢！”安弟斯插嘴说。

“那好吧，你口袋里没有钱，就得去向格伦借，”艾娃

说，“或者到另一个放高利贷的人那儿去借。于是他就很痛快地借给你2角5分钱。”

“他会借给我吗？”安弟斯问，他对这一点一百个不相信。

“当然会借给你，但你必须向他保证，一个月之内把钱还给他。”艾娃说，“但那时你不能再还给他2角5分钱，而是5角钱。”

“这哪能成！”安弟斯跳了起来，“我为什么要还他这么多？”

“我说，小子，”艾娃说，“你在学校里难道没学过算术中的百分之百吗！格伦的利息是百分之百，你怎么连这也不懂。”

“但他也不能这么贪，他不会少要一些吗？”卡尔说。

“这种事老百分之百从来没有干过”。艾娃说，“他从来没有让过步，总是向别人收百分之百的利息，尽管我们的法律不允许这样做。哦，对了，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放高利贷。正因为这样，我爸爸一点也不可怜格伦。”

“是不值得可怜，可我弄不懂的是，为什么有人宁肯吃亏，还是要向他借钱呢？”卡尔奇怪地说，“要买冰棍，不会向别的什么人借钱吗？”

“真是个傻蛋。”艾娃说，“那些借钱的人大都不是借2角5分钱去买冰棍，而是一下子借几千块，也许有人一时急需5千块钱，到处也借不到，只好去求助老格伦这样的高利贷者。”

“这个老财迷，今天再见到他，我们非得向他唾口水不